

省社科应用研究优秀成果选编(十八)

实现江苏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 难点和路径

省统计局 刘兴远

聚焦富民,让百姓过上更好生活,首要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居民收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三个口袋”更加充实。江苏是我国经济发达省份之一,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滞后,居民收入 and 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相称,群众富裕程度不够高、获得感不够强。如果这种状况没有改观,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本文深入剖析制约居民收入翻番的难点和困难,进而提出进居民收入翻番的有效路径和对策建议。

一、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的难点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的压力逐步向居民收入传导,居民收入增速不断走低。虽然未来居民收入增长仍存在许多有利条件,但面临发展阶段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挑战,居民收入增势趋缓在所难免。

难点之一:经济增速放缓制约居民收入增长

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近年来由于发展的外部环境、内在条件和阶

段性要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省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1992—2012年全省经济连续21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3年降至9.6%的个位数,2014、2015年继续放缓到8.7%、8.5%,今年前三季度回落到8.1%。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也一路下行。2011年到2015年,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分别为16.5%、13.2%、10.4%、9.7%、8.7%,实际增速为10.6%、10.4%、7.9%、7.3%、6.9%。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全省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意味着“十三五”期间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速不能低于7.9%,在未来复杂多变的宏观形势下,实现这一目标任务并非轻而易举。还应该看到,江苏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性也不够理想。2015年,江苏人均GDP为87995元,高于浙江的77643元,但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539元,低于浙江的35537元。2015年,江苏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为33.6%,分别比上海、广东、浙江、山东低14.8、7.7、12.2和1.8个百分点。发达国家

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大多在60%左右。

难点之二：结构转型对收入增长带来一定压力

大量实践表明，当经济转型达到一定的阶段性高度，科技创新的外溢效应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回报率就会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也会随着新经济的发展获得新基础，增速会明显加快。但目前江苏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大关口，旧的发展模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传统的发展优势正在弱化，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进而影响居民收入增长。从短期来看：一是产业结构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对劳动力就业素质要求更高，对传统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出现减缓，居民就业难度加大，影响居民工资收入的持续增长。2014、2015年全省职工平均工资分别比上年增长6.5%和8.8%，均低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10.6%的水平。二是实体经济面临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行业竞争激烈、要素成本上升、订单减少等困难，企业经营压力倍增，对居民非农经营性收入以及股息分红等财产性收入增长带来一定冲击。特别是对于不少低端加工制造企业来说，由于利润已相当微薄，给职工增加工资的空间实际上非常有限。三是化解过剩产能导致企业用工需求减弱，就业机会减少，从而产生相对富余人员，加之农村劳动力总量逐年小幅减少，劳动力转移量开始回落，居民收入增幅收窄将难以避免。

难点之三：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抑制居民收入提升

从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演变轨迹看，2015年江苏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为44.4%，虽然近年来有所提高，但仍比改革开放之初低2.5个百分点，也低于广东

(49.1%)、浙江(48.0%)的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比重大都在55%以上的水平，而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一直保持30%左右、生产税净额占比保持13%以上的水平。劳动者报酬是居民收入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占比长期偏低，直接导致居民收入难以有大的提高。部分企业在技术、创新、质量、管理等方面缺乏国内外竞争力的情况下，为获得微薄的利润，或将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和劳动者报酬，这不但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会降低企业发展效率。

难点之四：收入差异明显影响居民收入均衡增长

2015年江苏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2.29，与浙江的2.07相比有不小差距。虽然农民收入增速已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10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13206元，到2015年两者间的差距扩大到20916元。从居民收入内部情况看，2015年全省城镇居民20%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234元，仅为平均水平的38.3%，高低收入之比达5.57:1；农村居民20%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529元，仅达平均水平的34.0%，高低收入之比为6.29:1。受发展水平影响，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居民收入之间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类似差异，收入倍差虽呈缓慢缩小态势，但绝对值差距继续扩大。此外，企业职工、私营业主、农业生产者、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等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收入水平和增收潜力上存在明显差异。

难点之五：收入结构失衡不利于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在收入的各项构成中，财产净收入的增幅

波动最大，主要在于居民投资渠道单一。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转让土地的收益也随之减少，从而造成农民财产性收入增收乏力。城镇居民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企业效益下滑的情况下，财产性收入差距拉大，2015年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拥有财产净收入是低收入家庭的7倍左右。从转移性收入看，近年来政府加大对民生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农业生产性补贴力度也不断加大，各项惠民政策的直接增收效应已大量释放，政策增收空间收窄。2016年企业退休人员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只有6.5%左右，部分地区低保水平增长幅度以及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增幅均较往年有所降低。

二、居民收入翻番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取向

1. 做大收入“蛋糕”，向经济发展要增收空间

把产业富民作为促进居民增收的重要渠道，着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积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提升传统产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便利化、精细化、品质化提升，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居民增收的重要源泉，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着力形成以创新为引领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结构优化升级，切实将收入提高建立在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增收互促共进，确保居民收入稳定可持续增长。

2. 分好收入“蛋糕”，向收入分配要增收效力

切分好收入“蛋糕”，关键是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本在1960—1970年的国

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过程中，人均年收入增幅达到11.5%，超过GDP年均增幅至少一个百分点以上，七年就实现了收入倍增目标。因此，一方面要在初次分配中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实现区域、城乡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合理回归，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和简单劳动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在二次分配过程中通过税收等杠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通过完善支出结构和保障民生，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目标。在收入分配关系中，要改变劳动者报酬比重偏低的现状，政府部门应厉行节约，“让利于民”，在“三个口袋”的分配中，将更多的产出收益装入居民的“钱袋子”。

3. 激活群众勤劳之手，向创新创业要增收潜力

居民收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就业。一是依托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挖掘居民收入的新增长点。目前，江苏居民通过网络购物数量在全国排前三位，但电商数量远少于广东和浙江。应抓住国家大力发展“互联网+”契机，利用互联网电商、微商扩大销售领域，提高江苏居民的经营收入。二是优化就业结构，提高就业质量。更多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扩就业、稳增收要关注重点人群，把促进高校毕业生、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与重点保障对象的就业放在突出位置。三是落实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全民创业。将自主创业、返乡创业纳入本地招商引资范围，同时鼓励居民走出去创业，利用外省市的原料、市场、人力资源等新办企业，富裕江苏居民。四是创新劳动力培训机制，培养大批有技能劳动者。高素质的劳动力一般有较高水平的劳动报酬，加大培训力度、

提高劳动者素质将成为稳步提高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

4. 用活市场无形之手，向市场力量要增收动力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使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主要在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中获得合理的报酬。一是促进实体经济加快发展，提升在初次分配中企业对员工工资的给付能力。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支持民间资本有序地进入垄断行业，加大企业降本减负力度，打开实体经济盈利空间，使企业有足够的利润为劳动者提高工资收入。二是发挥重点群体增收的引领作用，打破关键群体的增收瓶颈。针对不同收入群体面临的市场环境，找准政策切入点，如技能工人关键要实现技高者多得，新型职业农民关键是推进职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小微创业者关键是降低创业成本，科研人员关键是实现工资收入、项目收入、成果奖励一体化激励等。在充分发挥他们带动引领能力

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全体居民增收。三是挖掘财产性收入潜力，扩大居民财产性收入。拓展租金、股息、红利等增收渠道，支持居民财产向资本转变，发展房屋租赁市场，支持有条件的居民增加租金收入。

5. 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向制度创新要增收活力

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增收红利，是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关键。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体制机制创新，配套财政税收改革，用制度创新为居民增收开辟新路，用政策创新为居民增收提供支撑，用行政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和居民增收的加法，充分发挥改革的富民惠民效应，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要健全社会保障安全网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建立低保与就业联动机制，同时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以扶贫项目为抓手，增强农民的自我“造血”能力，确保2020年全省人均收入6000元以下农户全部脱贫。

发展高端制造 塑造引领优势 迫切需要工业文化柔性支撑

省社科联 张颢瀚

《中国制造2025》明确指出，要“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江苏实施制造强省战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发展的刚性推动，更需要工业文化力量的柔性支撑。

一、工业文化是江苏实现引领型发展的根本和持续动力

1. 工匠精神是工业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工匠精神，不仅是规矩、规范、标准、精益求精，更是一种劳动的风格、工作的风格、工作的品质、人的品质，同时体现着一个民族的风

范、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的导向，内含在一个多层面的工业文化体系中。第一，最基础的关键的层面是微观层面、企业层面，体现的是工匠精神。从我国历史来看，很典型的就是“物勒工名”，即把制造者的名字刻在器物上，方便检验产品质量。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机器现代大工业以后，传统的工匠精神已经融入到现代工业文明中，成为工业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第二，中观层面，主要是行业文化、标准、制度、规范等等。第三，宏观层面，国家的战略指向和政策指向，这对于发扬工匠精神、促进工业文化至关重要。第四，民族与社会的价值导向。从更深层次上，工业文化体现在对劳动的尊重、对职业的尊重、对实体经济的尊重和价值导向上，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上，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经济和工业领域的文化自信。因此，工匠精神的推进，必须从这个文化体系上去推进，从民族文化价值导向与民族文化精神上去推进，才会更深刻、持久、广泛，更好地发挥作用。

2. 工业文化是推动我省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的新支撑。无论从产业链的角度，还是从价值链的角度，我省制造业总体处于中低端，由此带来“两低”：竞争力低、效益低。如何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从产业链的方面看，就是从制造业的中端向两端延伸：一是向前端科技研发延伸，二是向后端服务业延伸。这两端，主要是工业文化的延伸与发展。再从制造业的产业链中端即制造本身来看，也存在提升价值与竞争力的问题，就是发扬工匠精神，提升工业文化，提升工业品的技术含量、文化含量、艺术含量等等。促进我省工业制造由低端到高端，就是通过工匠精神与工业文化总体提升，使工业制造的前端、中端和后端总体提升、共同发力。

3. 工业文化是江苏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机遇。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短缺经济。社会有无限的市场需求，企业有无限的市场空间，加上无序的市场拉动与金钱第一推动，必然产生速度型、规模型、数量型与粗放型的生产加工制造。第二阶段，外向型经济。主要生产模式是“订单经济”，国际市场出订单，并且数量、规模巨大，催生出了模仿型、速度型、数量型、规模型经济。这必然产生两个结果：一是对于职工，是仿造生产，照葫芦画瓢，无需创新，基本无需工匠精神；二是对于企业，直接服务于需求侧，无需考虑供给端的改革创新问题，属于自然产生仿造式生产加工模式。第三阶段，创新型经济。在这一阶段，产能过剩，问题在于原有的生产模仿模式、产品结构、产品标准、产品质量、产品的科技与文化艺术含量不能适应。在这一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需要全面提升劳动者的文化素质，适应高工资、高价值产品的需要；环境污染加剧，需要科技、知识、文化含量更高的产业、技术、设备；原有的工业品品种、质量不能满足多数民众的需求，以及国际市场需求缩减，需要生产结构与产品结构提升，生产科技、知识、文化含量更高的产品。微观、中观、宏观的经济管理，也需要适应上述变化相应转变提升。上述种种，说明我国已经到了由注重速度与规模向注重质量与效益转变的新阶段，由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量的需求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质的需求的新阶段，亟需以工业文化推进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由传统动能转向新动能，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侧的结构问题。

二、当前我省推进工业文化形成面临的主要障碍

1. 首要困难在于整个社会几十年形成的传

统惯性过大。当前，务虚的、浮躁的、急于暴富的价值观与社会风气广泛形成，乃至深刻反映在管理体制与管理文化上。实体生产领域的惯性还表现在两轮大发展中。乡镇企业发展在短缺经济时代，不需要多少创新与精益求精。后来外向经济大规模引进，国外资本大量供给，国外管理与设备大量涌进，市场大量供给，共同推进大规模生产，订单是人家搞好的，照葫芦画瓢，客观上“淹没了”工匠精神，掩盖了工业文化的不足。这种强大惯性，不要说职工、企业，很多重要的领导部门现在也没有转过来，不知道往哪儿转，更不知道该怎么转，也不知道方向在哪。

2. 当前的国民文化缺少工匠精神的三大基础。一是认真精神。现在的很多领域，包括工业领域、社会领域、行政领域都缺少认真精神。二是敬业态度。敬业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与动力，认真与敬业，才能精益求精。三是规范意识。现在很多人不讲规范，什么事情都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不受谴责，在社会上弥漫着一种马虎、浮躁的氛围。

3. 在快速推进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三个轻视。一是对实体经济的轻视。一直以来，实体经济不如虚体经济，搞技术的工人没有动力，没有荣誉感。2000年后流行着这样的工业文化价值观：一流企业做概念、二流企业做标准、三流企业做服务、等外企业做产品。把生产实体产品的企业算作等外企业。在务虚至上的环境下，概念与标准没有做好，却导致了对实体经济的轻视和忽视。二是对技术的轻视。不要说一般的技术工人，就是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在社会上都没有多少地位，只有评上院士才有地位。以前社会上对制造业的八级工，十分崇敬，那正是工匠精神的结晶。三是对人品的轻视。一个人在企业里，如果说人品好、做事认

真，一般朋友少；马马虎虎的人下班喝酒、打牌去了，太认真的人没有多少人对你感兴趣，这就是对人品的轻视。

因此，我们不但要关注历史文化、作坊文化，还要关注近现代特别是当代的大工业文化、信息文化、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与社会文化价值观，以现代制造、现代服务、现代科技、现代信息、现代文化为主要支撑，并传承融合历史优秀文化的工业文化，才是当代工业文化的主体与主流。

三、关于推进我省工业文化建设的思考建议

从当前我省工业化所处阶段、工业化面临的重大问题和转型升级的战略任务看，特别是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转变、从规模优势转变为引领优势的迫切需求看，都客观地、历史地提出工业文化支撑新阶段新发展的需要，有充分理由将其提升为我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1. 大力实行“文化+”战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新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由思想观念、发展理念到经济全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这样一场变革，离不开文化的力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需要改革供给的产品结构，也要改革生产产品的技术结构、改革生产的管理结构、改革生产者的知识文化结构，建立现代工业文化与工业文明的新结构体系，这个新的结构体系，是现代工业文化与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为实体工业注入文化因素，大力发展工业文化，实行“文化+”战略，实质上是文化向经济社会全领域植入、渗透和融合，给经济植入文化DNA，核心是赋予事物活的文化内核、文化属性、文化精神、文化活力、文化形态、文化价值和创新创造精神，通过增加科技和文化因素，用更少的石油煤炭资源生产更多价值、更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产品。

2. 多层面统筹推进, 构建提升工业文化的新体系。工业文化是多层面的文化体系, 既包括产品内涵, 也包括产品外观、形状、工艺、艺术; 既体现在产品上, 也体现在生产产品的人上; 既在车间内、又在车间外, 既在企业内、又在企业外, 甚至也在产业外。在价值理念导向上应该以务实为主, 在战略政策指向上要重视工业文化的战略定位, 在行业文化、行业规范上建立科学合理的体系, 在社会文化上要解决教育导向问题, 从幼儿教材、小学教材开始加强工业文化、工匠精神熏陶。因此, 在经济微观层面, 需要着力培育工业与信息化条件下的工匠精神, 同时培育提升职工队伍的技术与文化素质。在中观层面, 提升行业与产业系统的标准化管理、品牌化意识, 以及在国际市场的协作精神。同时, 确立行业与产业发展的战略、主导技术、管理规范、价值原则。在宏观层面, 确立工业与制造业在国家民族发展中的价值与战略地位, 使工业文化成为社会民众的价值共识, 并影响社会文化的认真意识、规范意识、标准意识、创新意识与荣誉意识, 形成关于文化的软实力、促进民族文化的软实力和实现制造业与工业强国的硬实力。

3. 突出重点群体, 实现由工匠精神到工程师精神, 再到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工业文化多维度跃升。工匠精神的提升, 工业文化的提升, 都是人的提升。我们不仅要在全社会民众中确立工匠精神与工业文化的价值观, 获得普遍的认知性。同时, 需要工匠精神与工业文化在工业队伍中提升, 通过人传导到产品上。其中既包括生产者, 也包括管理者, 既包括工匠精神的培育, 也包括工程师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的提升。第一, 工匠精神是工业文化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基础力量。改革开放以来, 新的工人队伍成为我国制造业主体, 多是由农民放下锄头拿起工具的一个基本队伍, 不仅缺少专业的技术, 而且职

业不稳定。提倡工匠精神与工业文化, 最基本的是要解决制造业与工业队伍的技术性、职业性、专业性问题。第二, 工程师精神, 是工业文化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过程力量。工程师精神决定着从科技创新到实现加工制造产品竞争力的整个过程, 也包括标准与规范的制定与实施。从广义的工业文化来看, 工业制造的核心竞争力还在工业制造的科技创新上, 这是工业制造能力与水平的源头, 需要大幅度提升。第三, 科学家精神是工业文化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源头力量。创新是江苏制造的核心动力, 没有创新就没有新产品和竞争力, 而创新来自科学家精神。第四, 企业家精神是工业文化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组织力量。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打造苏商金字招牌,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的企业家队伍, 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因此, 要以工业文化为主线, 把工匠精神、工程师精神、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有机结合起来, 为实现高端制造和引领型发展构建一个多维度、立体式、强支撑的保障体系。

4. 加强国际交流, 增强江苏制造走向世界的工业文化自信。工业文化是中国制造产品与工业制造形象走向世界的纽带与桥梁。一是工业制造品本身所承载的制造文化、制造质量、制造标准、制造工艺、制造风格等等, 是被国际认知的工业文化语言; 二是工业产品服务所包含的服务精神、服务信誉、服务标准等等也是被国际认知的工业文化语言; 三是对产品质量特色与服务标准规范等书面表达, 也是用于国际交流的工业文化语言信息。工业文化既要体现在理念上、文件上, 更要体现在生产者、管理者与服务者的行为上, 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形成我国工业制造的能力与竞争力, 才能成为江苏制造走向世界的真实力量。